

【主持人语】红学研究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从《红楼梦》诞生至今,历经两百余年,已有无数学者站在各自的立场对《红楼梦》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阐释和破译,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究竟该如何破译《红楼梦》的问题上,学术界争议颇多,至今尚无统一论。之所以如此,在木斋教授看来,主要在于尚未寻找到正确的方法论。木斋教授认为,一部文学史研究,其正确的方法论,应该是具有大文学史研究的巨眼,相对于红学研究而言,可以称之为大红学史观。正是从这种大红学史观出发,木斋教授将红学研究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大整体,并在广泛搜集有关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重新破译。细读木斋教授之来稿,我觉得其研究在红学领域具有突破性意义,因之特设专栏,拟陆续刊发其破译成果,以使其得到有效推广,助益于红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下面所刊发的就是木斋教授破译成果之八。

新作者聚散法写众生 原宝玉少年时会秦钟

——红楼梦甲戌本第七回评点(系列之8)

木 斋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 400044)

摘 要: 本回处于脂砚斋接手新作之后的枢纽地位,连接以自己的家庭身世为原型的前六回,向原稿的风月宝鉴故事转型。其中前半部分看似散乱无章,实则则是以周瑞家的送宫花为线索,依次展示宝钗、香菱、惜春、凤姐、平儿、黛玉、宝玉等人的众生相,从而完成向风月宝鉴故事转型的结构需要。后半部分则安排秦钟出场,并通过焦大之口透露宁府的淫乱场景,为即将出场的风月故事皴染铺垫。

关键词: 新作者;预演;红楼梦;旧宝玉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9)04-0001-15

【木评:脂砚斋重评重写之后的石头记,前六回的结构使命主要是以自己的家庭身世为原型,其中包括:1、以甄士隐、甄英莲为中心表述脂砚斋自己的家族出处及南直之祸的抄家;2、以黛玉入府为中心,表述自己在抄家之后逃难到曹家寄人篱下的故事;3、以冷子兴演说、黛玉入府、刘姥姥入府,从而达到三次皴染本书的主要生活背景荣国府及书中的主要人物目的。

第七回到第九回,采用波波回环、层层铺垫的手法,渐次向曹頔旧稿的风月宝鉴部分推进靠拢,从而展开旧稿中的秦钟、秦可卿为中心的故事。前部分以第六回的串联型人物周瑞

(原型借用脂砚斋娘家族叔姜煌)家的为串联人物,以画家笔法展示荣国府之众生相,后部分重在写曹頔原稿中的旧宝玉结识秦钟,从而实现与原作中风月宝鉴故事的接榫整合。

风月宝鉴,狭义而言,指的是书中的第十一回、十二回,围绕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为中心,书中的贾瑞因此而死;广义而言,指的是以宁府秦可卿、贾珍乱伦为中心,旧宝玉与秦钟少年同性恋为副中心的故事,其中涵纳了曹霑补写的狭义的风月宝鉴部分。

如前所述,一芹一脂接手曹頔原作旧稿石头记后,就其写作次序而言,是先由曹霑增补风月宝鉴故事写起的,脂砚斋随后接手,也是先以

收稿日期:2019-01-10

作者简介:木斋,男,北京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汉学研究会会长。

风月宝鉴故事为开端。此一故事原型实为曹寅在1711年三月写诗伤感侄儿珍儿之殇,珍儿即为曹珍,即书中的贾珍及贾瑞。有学者认为,书中十三回写的贾珍与秦可卿乱伦,与十一二回写的贾瑞与王熙凤乱伦,实际上互为表里关系。王熙凤就是十三回的秦可卿,贾瑞就是曹寅诗中早殇的珍儿,原型故事死的是男性珍儿而非可卿或是熙凤。熙凤是原型中的曹寅府邸邻居两江总督赫寿家族的人物,也就是说,宁府之人害了荣府之人。

脂砚斋接手之后,从帮助曹霑修改第十一回开始,一气写到大约十九回或是二十回,逐渐形成十二钗、红楼梦等更为宏大的艺术构思和更为深警的全书主旨,因此,再从头回补前十回。换言之,前十回反而创作于后来的十一回到二十回之后。

由于脂砚斋的创作与曹霑原作的主题及主要人物、主要故事迥然不同,新旧书稿就涉及到需要整合为一体的创作难题。脂砚斋巧妙地将两代人的两大不同主题、不同人物群、不同故事群融为一体,反而在结构、表达主题上形成了近乎无限丰富的、多元的艺术张力。]

第七回 送宫花周瑞叹英莲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

【木评:此一回题目,各个脂评版本各自不同:“送宫花周瑞叹英莲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此为甲戌本的题目;己卯本为:“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庚辰本为:“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蒙古王府本作“尤氏女独请王熙凤 贾宝玉初会秦鲸卿”;红楼梦稿本索性在本回缺少题目;甲辰本为“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宁国府贾宝玉会秦钟”,遂为定型,程甲本与此同。之所以此一回题目有如此多的修改,正是由于此一回难以定题。之所以说难以定题,是由于本回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此书原作中的宝玉初会秦钟的故事,其余的部分,皆

为新作者脂砚斋出于艺术构思的需要,将此回数回的宝、黛、钗之间的主线故事转移到以下数回的以秦钟、凤姐为中心的风月宝鉴故事而作出的铺垫,而本书回目的题目采用传统的长篇说话小说的对仗双句句式,由此产生了难以从几个铺垫性故事之中抽绎出一个主题的难题。]

题曰: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本姓秦。【木评:此四句为回前题诗,此前的第五回、第六回开始出现回后诗联结束本回的形式,从其水平及风格而言,似应为畸笏叟所为,而第七回的回前诗联,却呈现出另一种清新诗风,应为脂砚斋所作。其中最后一句含意深邃:“相逢若问名何氏? 家住江南本姓秦”,全书盖用汉魏古诗及曹植甄后恋情故事者甚多,盖因两者暗合也。]

话说周瑞家的送了刘姥姥去后,便上来回王夫人话。【甲戌侧批:不回凤姐,却回王夫人,不交代处,正交代得清趣。】谁知王夫人不在上房,问丫鬟们时,方知往薛姨妈那边闲话去了。【甲戌侧批:文章只是随笔写来,便有流离生动之妙。】

【木评:石头记中心人物甚多,原本应该以宝、黛、钗等为之串联,脂砚斋却偏偏常由非中心小人物起承转合。此处意在先写宝钗,却不提宝钗,先从王夫人说起,却又不写王夫人,以王夫人往薛姨妈那里为由,再引入到宝钗处。可谓是指脚细密、曲折推进。]

周瑞家的听说,便转东角门出至东院,往梨香院来。【木评:荣、宁二府的原型地址分别为江宁织造署和两江总督府,此两府紧紧毗邻,是西南和东北的关系。此处梨香院是距离宁府最近的地方。】刚至院门前,只见王夫人的丫鬟名金钏儿者,【甲戌侧批:金钏、宝钗互相映射。妙!】和一个才留了头的小女孩儿【甲戌侧批:莲卿别来无恙否?】站在台阶坡上顽。见周瑞家的来了,便知有话回,因向内努嘴儿。【甲戌侧批:画。】

【木评：先带出一个金钊，再顺便带出一个英莲，二人皆为又副册中的重要人物。英莲即脂砚斋另一分身人物，主要讲述曹府遭遇抄家之后的故事。此处黛玉故事刚刚出场，并未展开，作者偏偏就安排英莲出场，而且采用暗示的方法，说明此时的英莲，已经不是六七岁走丢的英莲，而是“一个才留了头的小女孩儿”。清代女孩12岁就可以出嫁，也是在这个年岁开始留头。黛玉12岁留头的时候，就是曹府抄家的1728年。此处与前面所写英莲被卖故事已经隔离很久，故脂评曰：“莲卿别来无恙否？”】

周瑞家的轻轻掀帘进去，只见王夫人和薛姨妈长篇大套的说些家务人情等语。【木评：香菱出现后，接着就写王夫人和薛姨妈，正说明此处的时间空间，已经是香菱被薛蟠强占为妾，薛姨妈与贾府已是亲家关系。此为脂砚斋借鉴西游记手法，多用幻笔写法之所在。】

周瑞家的不敢惊动，遂进里间来。【甲戌双行夹批：总用双歧岔路之笔，令人估料不到之文。】只见薛宝钗【甲戌侧批：自入梨香院，至此方写。】穿着家常衣服，【甲戌双行夹批：好！写一人换一副笔墨，另出一花样。甲戌眉批：“家常爱着旧衣裳”是也。】

【木评：此一句“家常爱着旧衣裳”，据学者研究，为曹寅诗作原句。脂评中引用的曹寅诗原文如下：万境都如梦境看（第一回）；旧事凄凉不可闻（第二回）；世路难行钱作马（第四回）；家常爱着旧衣裳（第七回）；好知青冢骷髏骨，就是红楼掩面人（第十二回）；葬花亭里埋花人（第三十三回）；宁使香魂随土化（第二十三回）；一鸟不鸣山更幽（第五十七回）。^①可知红楼一书，许多场景是从诗句中化出，又可知脂砚斋确系为曹家人，只不过不是曹家子弟，而是曹家的媳妇。】

头上只散挽着鬟儿，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子呢。【甲戌侧批：一

幅《绣窗仕女图》，亏想得周到。】

【木评：宝钗为全书中心人物之一，却以三言两语白描手法淡出淡入，淑女形象跃然纸上：穿着家常衣服，头上只散挽着鬟儿，坐在炕边里，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朴素淡雅，合于理学规范。此一幅《绣窗仕女图》，应该是脂砚斋从江南到北京拜访曹霑和薛宝钗组成的家庭的惊鸿一瞥，是初入其家留下的深刻记忆。另，此处高度赞美宝钗之贤良淑德之美，亦为欲抑先扬之法，为随后的冷香丸作出铺垫。】

见他进来，宝钗便放下笔，转过身来，满面堆笑让：“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问：“姑娘好？”一面炕沿边坐了。【木评：两者相见，一个是“满面堆笑”，一个是“也忙陪笑”，写出人情世故，交往礼仪。】

因说：“这两三天也没见姑娘到那边逛逛去，只怕是你宝兄弟冲撞了你不成？”【甲戌侧批：一人不漏，一笔不板。】宝钗笑道：“那里的话。只因我那种病又发了，【甲戌眉批：“那种病”“那”字，与前二玉“不知因何”二“又”字，皆得天成地设之体；且省却多少闲文，所谓“惜墨如金”是也。】所以且静养两日。”【甲戌侧批：得空便入。】【木评：庚辰本最后一句为：所以这两天没出屋子。虽为泛写荣府众生相，但也笔笔不闲置，起到独立的结构作用，为铺开书中的诸多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的性格奠定基础。此处可谓宝钗其人正传之开端，开篇即从宝钗之奇特之病说起，意在开出奇特之药方；开出奇特之药方，意在以片言居要之地位，为宝钗其人之性格做出一个总体的定位。】

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么病根儿，也该趁早儿请了大夫来，好生开个方子，认真吃几剂药，一势除了根才好。小小的年纪倒作下个病根儿，也不是顽的。”宝钗听说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药，为这病请大夫吃药，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银子钱呢。凭你什么名医仙药，从不见

一点儿效。后来还亏了一个秃头和尚,【甲戌侧批:奇奇怪怪,真云龙作雨,忽隐忽见,使人逆料不到。】说专治无名之症,因请他看了。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甲戌侧批:凡心偶炽,是以孽火齐攻。】幸而先天结壮,还不相干。【甲戌侧批:浑厚故也,假使颦、凤辈,不知又何如治之。】

【木评:按照中医观点,热毒是毒素侵蚀人体而产生疾病。此处暗喻违背人的真情本性,理学家的虚伪纲常、矫揉做作,皆为热毒之属。薛宝钗原型为熊赐履之遗腹女,熊赐履不仅为康熙的帝师,而且是一代理学名家,脂砚斋平生最不与理学道学相容,故曰薛宝钗为娘胎里带来的热毒。】

若吃凡药,是不中用的。他就说了一个海上方,又给了一包药末作引,异香异气的。不知是那里弄了来的。他说发了时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这倒效验些。”【甲戌双行夹批:卿不知从那里弄来,余则深知是从放春山采来,以灌愁海水和成,烦广寒玉兔捣碎,在太虚幻境空灵殿上炮制配合者也。】

【木评:所谓“从放春山采来,以灌愁海水和成”云云,皆是以书中的绛珠仙子、警幻仙子等代替自我脂砚斋,隐寓的意思不过是,这些所谓药方,均非来自于医学大夫,而是作者针对宝钗病端而开具的药方。】

周瑞家的因问:“不知是个什么海上方儿?姑娘说了,我们也记着,说与人知道,倘遇见这样病,也是行好的事。”宝钗见问,乃笑道:“不用这方儿还好,若用了这方儿,真真把人琐碎坏了。东西药料一概都有限,只难得‘可巧’二字: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甲戌侧批:凡用“十二”字样,皆照应十二钗。】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药末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

这日的雨水十二钱。”

【木评:脂砚斋在大抵撰写至十四回左右,开始逐渐形成十二钗的构思。十二的数字,则来自于曹寅的一首题画诗。曹寅有《题马湘兰画兰长卷》:“丛兰十二摇春影,绿窗女郎酣睡醒。婀娜一队笑东风,缀叶裁花幽思冷。月窟玄卿螺子笔,麝煤胡粉轻无迹。不向西陵结藕心,时傍云阶扫寒碧。”(画多兰竹合作,此卷独以十二丛见长)曹寅题诗正巧为十二丛兰花,暗合脂砚斋本名之“兰”,由此生发十二钗之意)是故此处指明十二钗,皆为花木之名。曹寅《再叠前韵》:“练裙横抹胭脂笔”,(曹寅《楝亭诗抄·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康熙刻本影印,607页。)此处则为脂砚斋笔名出处之一。马湘兰(1548-1604),生于金陵,自幼不幸沦落风尘,秦淮八艳之一。当下在秦淮河畔仍有她的石刻图像。】

周瑞家的忙道:“暖哟!这么说来,这就得一二年的工夫。倘或雨水这日不下雨水,又怎处呢?”宝钗笑道:“所以了,那里有这样可巧的雨,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了,和了丸药,再加十二钱蜂蜜,白糖十二钱,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罐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甲戌双行夹批:未用黄柏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独十二钗,世皆同有者。】

【木评:有学者研究,根据中医理论,人体热毒分为三种,上焦、中焦、下焦,上焦热毒用黄芩,中焦热毒用黄连,下焦热毒用黄柏。宝钗的病表现为肺热,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采用黄柏煎汤送下,隐寓宝钗某些行事未免下作。(参见《马瑞芳说红楼》,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坑死人的事儿!等十年未必都这样巧的呢。”宝钗道:

“竟好,自他说了去后,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从南带至北,现在就埋在梨花树底下呢。”【甲戌侧批:“梨香”二字有着落,并未白白虚设。】【木评:“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岂是一般家庭所能做到。薛宝钗家族熊赐履为康熙帝王师,可以说是要风来风、要雨来雨,因此有这一段冷香丸制作一两年可巧都得到了。】周瑞家的又问道:“这药可有名子没有呢?”宝钗道:“有。”【甲戌侧批:一字句。】这也是那癞头和尚说下的。叫作‘冷香丸’。”【甲戌侧批:新雅奇甚。】周瑞家的听了点头儿,因又说:“这病发了时到底觉怎样?”宝钗道:“也不觉甚什么,只不过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罢了。”【甲戌双行夹批:以花为药,可是吃烟火人想得出者?诸公且不必问其事之有无,只据此新奇妙文悦我等心目,便当浮一大白。】

【木评:宝钗虚伪虚饰,务必采用自然界之自然之物方能治愈,但这一药方,本身就繁琐之至,故曰:宝钗之此一种热毒,是无可救药的了。但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从南带至北”,指的是薛宝钗如意嫁给了曹霁,在曹家抄家之后,随同曹家一同从南带到北,如今在北京为生。】

周瑞家的还欲说话时,忽听王夫人问:“是谁在里头?”周瑞家的忙出去答应了,趁便回了刘姥姥之事。略待半刻,见王夫人无语,方欲退出,【甲戌双行夹批:行文原只在一二字,便有许多省力处。不得此窍者,便在窗下百般扭捏。】薛姨妈忽又笑道:【甲戌双行夹批:“忽”字“又”字与“方欲”二字对射。】“你且站住。我有一宗东西,你带了去罢。”说着便叫香菱。【甲戌双行夹批:二字仍从“莲”上起来。盖“英莲”者,“应怜”也,“香菱”者亦“相怜”之意。此是改名之“英莲”也。】只听帘栊响处,方才和金钏顽的那个小丫头进来了,问:“奶奶叫我作什么?”【甲戌双行夹批:这是英莲天生成的口气,妙甚!】薛姨妈道:

“把那匣子里的花儿拿来。”香菱答应了,向那边捧了个小锦匣来。

薛姨妈乃道:“这是宫里头作的新鲜样法,堆沙花十二支。昨儿我想起来,白放着可惜旧的,何不给他们姊妹们戴去。昨儿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儿来的巧,就带了去罢。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两支,下剩六支,送林姑娘两枝,那四枝给了凤哥罢。”【甲戌侧批:妙文!今古小说中可有如此口吻者?】【木评:薛家为康熙帝师,故与宫中往来密切,因写薛姨妈有宫里头的新鲜作法堆沙花,十二支,则是为后来的十二钗张目。】

王夫人道:“留着给宝丫头戴罢了,又想着他们。”薛姨妈道:“姨妈不知道,宝丫头古怪。”【甲戌侧批:“古怪”二字,正是宝卿身份。】呢,他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甲戌双行夹批:可知周瑞一回,正为宝、菱二人所有,正《石头记》得力处也。】【木评:此一回前半部分原为以聚散法写荣府众生相,宝钗既已完成,自然要设法转换到黛玉及荣府姊妹。王夫人在书中一向是惜墨如金,此处开金口,是为了补足宝钗形象。脂评中的“周瑞一回,正为宝、菱二人所有”,宝钗、香菱,即所谓钗黛合一,宝钗、香菱同为薛家人。】

说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门,见金钏仍在那里晒日阳儿。周瑞家的因问他道:“那香菱小丫头子,可就是常说临上京时买的,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个小丫头子?”金钏道:“可不就是。”【甲戌侧批:出名英莲。】正说着,只见香菱笑嘻嘻的走来。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细细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钏儿笑道:“倒好个模样儿,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木评:“晒日阳儿”“小丫头子”“模样儿”“品格儿”,北京土语儿化音渐多,即所谓京片子,或许也暗示此为曹家北上之后的场景。】

【甲戌双行夹批:一击两鸣法,二人之美,并可知矣。再忽然想到秦可卿,何玄幻之极。假使

说像荣府中所有之人,则死板之至,故远远以可卿之貌为譬,似极扯淡,然却是天下必有之情事。】[木评:第五回曾经描写可卿,“早有一位女子在内,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此处说香菱与秦可卿相貌相似,其用意正在于说明,香菱即为黛玉之分身,然作者又不欲读者识破,便说“远远以可卿之貌为譬,似极扯淡”。“似极扯淡”四字,通俗而鲜活——脂砚斋多白话语言而畸笏叟多文言语言,红楼梦一书多是脂砚斋语言,而非男性禄蠹语言。]

金钏儿笑道:“我也是这么说呢。”周瑞家的又问香菱:“你几岁投身到这里?”又问:“你父母今在何处?今年十几岁了?本处是那里人?”香菱听问,摇头说:“不记得了。”【甲戌双行夹批:伤痛之极,亦必如此收住方妙。不然,则又将作出香菱思乡一段文字矣。】周瑞家的和金钏儿听了,倒反为叹息伤感一回。[木评:黛玉八九岁进府,到1728年曹府抄家,黛玉为12岁,虚岁十三岁。脂砚斋将本书中心女主角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将脂砚斋12岁之后的人生经历,与黛玉的12岁之前的人生经历混血在一个时空之下,可谓幻笔写法。此时之香菱,当为12岁。]

一时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后来。原来近日贾母说孙女儿们太多了,一处挤着倒不便,只留宝玉、黛玉二人这边解闷,却将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这边房后三间小抱厦内居住,令李纨陪伴照管。【甲戌侧批:不作一笔安逸之笔矣。】[木评:顺便交代出宝黛二人与三姐妹分开居住了,故云“不作一笔安逸之笔”。]

如今周瑞家的故顺路先往这里来,只见几个小丫头子都在抱厦内听呼唤默坐。迎春的丫头司棋与探春的丫鬟待书【甲戌双行夹批:妙名。贾家四钗之鬟,暗以琴、棋、书、画四字列名,省力之甚,醒目之甚,却是俗中不俗处。】[木评:脂砚斋深得黄庭坚江西诗派灯火薪传,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琴棋书画四字,原本已经俗化,每

个名字分别加上一字,可谓之灵丹一点,点铁成金。]

二人正掀帘出来,手里都捧着茶盘茶钟,周瑞家的便知他们姊妹在一处坐着,遂进入内房,只见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围棋。周瑞家的将花送上,说明缘故。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谢,命丫鬟们收了。周瑞家的答应了,因说:“四姑娘不在房里?只怕在老太太那边呢。”丫鬟们道:“在这屋里不是?”【甲戌双行夹批:用画家三五聚散法写来,方不死板。】周瑞家的听了,便往这边屋里来。

[木评:脂砚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书中脂评多次用绘画艺术来说明其写法,此前有皴染之法,现在有三五聚散法,可知她是有意借鉴绘画艺术的手法来谋篇布局。]

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即馒头庵。】的小姑子智能儿一处顽笑,【甲戌双行夹批:总是得空便入。百忙中又带出王夫人喜施舍等事,可知一支笔作千百支用。又伏后文。甲戌眉批:闲闲一笔,却将后半部线索提动。】见周瑞家的进来,惜春便问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将花匣打开,说明原故。惜春笑道:“我这里正和智能儿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儿来,若剃了头,把这花儿可戴在那里呢?”说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画【甲戌侧批:曰司棋,曰待书,曰入画;后文补抱琴。琴、棋、书、画四字最俗,上添一虚字则觉新雅。】来收了。[木评:惜春亦为脂砚斋在十七岁薛蟠死后带发修行人生经历的侧影,故此处先铺一笔。]

周瑞家的因问智能儿:“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你师父那秃歪刺往那里去了?”智能儿道:“我们一早就来了,我师父见了太太,就往于老爷府内去了,叫我在这里等他呢。”【甲戌双行夹批:又虚贴一个于老爷,可知尚僧尼者,悉愚人也。】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银子可曾得了没有?”智能儿摇头儿说:“我不知道。”【甲

戌双行夹批：妙！年轻未任事也。一应骗布施、哄斋供诸恶，皆是老秃贼设局。写一种人，一种人活像。】惜春听了，便问周瑞家的：“如今各庙月例银子是谁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甲戌侧批：明点“愚信”二字。】管着。”惜春听了笑道：“这就是了。他师父一来，余信家的就赶上来，和他师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为这事了。”【甲戌双行夹批：一人不落，一事不忽，伏下多少后文，岂真为送花哉！】【木评：再顺便一笔，铺叙后来水月庵故事。】

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儿劳叨了一会，便往凤姐儿处来。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甲戌双行夹批：细极！李纨虽无花，岂可失而不写者？故用此顺笔便墨，间三带四，使观者不忽。】【木评：此处庚辰本在“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句后，还有“隔着玻璃窗户见李纨在炕上歪着睡觉呢”。因不合身份，故甲戌本删去此句。】

越西花墙，出西角门，进入凤姐院中。【木评：“越西花墙，出西角门”，凤姐原型是两江总督府之人，由于特殊情节需要，才不得不安排在荣府家族之中，故此书中她的住处亦在两府之中最近的地方，而她的所谓“西角门”，原型应该是在宁国府中，也就是当下的总统府西角门处。】走至堂屋，只见小丫头丰儿坐在凤姐房中门槛上，见周瑞家的来了，连忙【甲戌侧批：二字着紧。】摆手儿叫他往东屋里去。周瑞家的会意，忙蹑手蹑足往东边房里来，只见奶子正拍着大姐儿睡觉呢。【甲戌侧批：总不重犯，写一次有一次的样文法。】

周瑞家的悄问奶子道：“奶奶睡中觉呢？也该请醒了。”奶子摇头儿。【甲戌侧批：有神理。】正问着，只听那边一阵笑声，却有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处，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丰儿舀水进去。【甲戌双行夹批：妙文奇想！阿凤之为人，岂有不着意于“风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笔写之，不但唐突阿凤身价，亦且无妙文可赏。

若不写之，又万万不可。故只用“柳藏鹦鹉语方知”之法，略一皴染，不独文字有隐微，亦且不至污渎阿凤之英风俊骨。所谓此书无一不妙。甲戌眉批：余素所藏仇十洲《幽窗听莺暗春图》，其心思笔墨，已是无双，今见此阿凤一传，则觉画工太板。】

【木评：宝钗贤惠淑德，便写其与莺儿描花样做女红，凤姐风骚，便写其与贾琏白日宣淫，如同脂评所批：“阿凤之为人，岂有不着意于‘风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笔写之，不但唐突阿凤身价，亦且无妙文可赏。若不写之，又万万不可。故只用‘柳藏鹦鹉语方知’之法，略一皴染，不独文字有隐微，亦且不至污渎阿凤之英风俊骨。”有此一回的皴染铺垫，随后几回写其淫乱就不至于突兀。另，后文之风月宝鉴，所谓秦可卿淫荡，实为凤姐淫荡故事，在此先做皴染。】

平儿便进这边来，一见了周瑞家的便问：“你老人家又跑了来作什么？”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与他，说送花儿一事。平儿听了，便打开匣子，拿了四枝，转身去了。半刻工夫，手里拿出两枝来，【甲戌侧批：攒花簇锦之文，故使人耳目眩乱。】先叫彩明吩咐道：“送到那边府里给小蓉大奶奶戴去。”【甲戌侧批：忙中更忙，又曰“密处不容针”，此等处是也。】次后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谢。

【木评：又顺便让彩明出场，彩明为脂砚斋接手后新设计的人物，畸笏叟尚不知其为何人，在十四回左右，还在批评脂砚斋以彩明与府中的丫鬟直接说话不合规矩，脂砚斋还需解释凤姐不识字，因用童子彩明为男童仆人。由此，亦可知十三四回文字，原本是在此回之前完成的。】

周瑞家的这才往贾母这边来。穿过了穿堂，抬头忽见他女儿打扮着才从他婆家来。周瑞家的忙问：“你这会子跑来作什么？”他女儿笑道：

“妈一向身上好？我在家里等了这半日，妈竟不出去，什么事情这样忙的不回家？我等烦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请了安了，这会子请太太的安去。妈还有什么不了的差事，手里是什么东西？”

【木评：以周瑞家的送花为由头，随其游走，画出了多少贾府人物平日生活之众生相，但若是赶集似的，也就乏味而少变化，此处作者忽然再变一个花样，写自己的女儿才从婆家来，母女在此会面，由此再来交代一些人物的事情。】

周瑞家的笑道：“嗳！今儿偏偏的来了个刘姥姥，我自己多事，为他跑了半日，这会子又被姨太太看见了，送这几枝花儿与姑娘奶奶们。这会子还没送清白呢。你这会子跑了来，一定有什么事情的。”他女儿笑道：“你老人家倒会猜。实对你老人家说，你女婿前儿因多吃了两杯酒，和人分争起来，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说他来历不明，告到衙门里，要递解还乡。所以我来和你老人家商议商议，这个情分，求那一个可了事？”

周瑞家的听了道：“我就知道呢。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且家去等我，我送林姑娘花儿去了就回来家。此时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闲儿，你回去等我。这有什么忙的。”他女儿听如此说，便回去了，还说：“妈，好歹快来。”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儿家没经过什么事，就急得你这样子。”说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甲戌双行夹批：又生出一小段来，是荣、宁中常事，亦是阿凤正文，若不如此穿插，直用一送花到底，亦太死板，不是《石头记》笔墨矣。】

【木评：作者以绘画三五聚散法一一道来，到她的女儿出现，却不知道为了哪一桩，亦不知其女儿女婿为谁，先透露出来“你女婿前儿因多吃了两杯酒，和人分争，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说他来历不明，告到衙门里，要递解还乡”，可知亦非小事，但周瑞家的却一笑置之，可

知其依仗。由此造成一个小小的悬念，随后再行解释。

脂评：“又生出一小段来，是荣、宁中常事，亦是阿凤正文，若不如此穿插，直用一送花到底，亦太死板？”由此可以窥视脂砚斋写作有其清晰的写作指导纲领，遵循一定的写作原则。】

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作戏。【甲戌侧批：妙极！又一花样。此时二玉已隔房矣。】【木评：众生相中的蒙太奇，每一个镜头下的故事开端都不同，“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特意显示出就连作者也未想到，更显示出其真实。】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儿来与姑娘带。”宝玉听说，便先说：“什么花儿？拿来给我。”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甲戌侧批：瞧他夹写宝玉。】【木评：解九连环，一种游戏。九连环用金属丝制成，上面有一个狭长方圈，下面套九个圆圈，可解下套上，手续极为繁琐，玩时以能全部解下圆环者为胜。脂砚斋写作此处，特意提醒：“此时二玉已隔房矣”，盖因读者读至此处，若不细心品读，读不出此意。由此脂评，读者方可读出其中的含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宝玉房中”，说明了此前两者同居一处，当下已经隔房。】

开匣看时，原来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甲戌侧批：此处方一细写花形。】【木评：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为后文元妃省亲做出铺垫。】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眼，【甲戌侧批：妙！看他写黛玉。】【木评：“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眼”，黛玉自然也在此众生相的群体镜头之中，但在这群体中，依然显示出其独特的个性来。所谓“将阿颦之天性，从骨中一写”。】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甲戌双行夹批：在黛玉心中，不知有何丘壑。】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再看了一看，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甲戌侧批：吾实不知黛卿胸中有

何丘壑,在“看一看”上传神。】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语。【甲戌眉批:余阅送花一回,薛姨妈云“宝丫头不喜这些花儿粉儿的”,则谓是宝钗正传。又出阿凤、惜春一段,则又知是阿凤正传。今又到颦儿一段,却又将阿颦之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小说中一笔作两三笔者有之,一事启两事者有之,未有如此恒河沙数之笔也。】[木评:同样送花故事,宝黛对比来写,见出两人不同的个性,宝钗的“不喜这些花儿粉儿的”、黛玉的敏感,都凸现出来。就此一点而言,读者会更喜欢宝钗。]

宝玉便问道:“周姐姐,你作什么到那边去了。”周瑞家的因说:“太太在那里,因回话去了,姨太太就顺便叫我带来了。”宝玉道:“宝姐姐在家作什么呢?怎么这几日也不过这边来?”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宝玉听了,便和丫头说:“谁去瞧瞧?只说我和林姑娘【甲戌侧批:“和林姑娘”四字着眼。】打发了来请姨太太姐姐安,问姐姐是什么病,现吃什么药。论理我该亲自来的,就说才从学里来,也着了些凉,异日再亲来。”【甲戌眉批:余观“才从学里来”几句,忽追思昔日情景,可叹!想纨绔小儿,自开口云“学里”,亦如市俗人开口便云“有些小事”,然何尝真有事哉!此掩饰推托之词耳。宝玉若不云“从学房里来凉着”,然则便云“因憨顽时凉着”者哉?写来一笑,继之一叹。】说着,茜雪便答应去了。周瑞家的自去,无话。[木评:初读此段脂评,疑为应是畸笏叟之评语,再细想来,脂砚斋少女时代同样是上学的,参见前回有关贾雨村的评论。另,此一段宝玉托言着凉而不能看望宝钗,意味深长,写出宝玉宁肯和黛玉解九连环,托言着凉,分明见出其个人情感的重黛远钗;另,茜雪其人在此一阶段还有,此后逐渐消隐,应该是原作者石头记中的人物。从而显示出此一阶段的写作,尚属于半新半旧、新旧两稿混用。]

原来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

兴,【甲戌侧批:着眼。】近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故遣女人来讨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势利,把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间只求求凤姐儿便完了。

[木评:此却是曹府抄家之后的事情,参看《庄亲王允禄奏审讯隋赫德钻营老平王褶》中对古董商人沈四的审讯。沈四与曹家关系很深,帮助曹家以及曹霁大表哥福彭等敲诈了隋赫德五千两银子。沈四疑即为李煦幕僚沈樵元,李煦家族抄家之后进入曹府,曹府抄家之后随曹家到北京,成为古董商,但仍与曹家有密切联系。联系前文,则知沈四为周瑞女婿,周瑞原型根据前一回刘姥姥原型的点评分析,知其为李煦的族弟、脂砚斋的族叔。前文所说“你女婿前儿因多吃了两杯酒,和人分争,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说他来历不明,告到衙门里,要递解还乡”,就能知道作者是想说什么了。]

至掌灯时分,凤姐已卸了妆,来见王夫人回话:“今儿甄家【甲戌侧批:又提甄家。】送了来的东西,我已收了。【甲戌侧批:不必细说方妙。】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进鲜的船回去,一并都交给他们带了去罢?”王夫人点头。凤姐又道:“临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太太派谁送去?”【甲戌侧批:阿凤一生尖处。】王夫人道:“你瞧谁闲着,不管打发两个女人去就完了,又来当什么正经事问我。”【甲戌双行夹批:虚描二事,真真千头万绪,纸上虽一回两回中或有不能写到阿凤之事,然亦有阿凤在彼处手忙心忙矣,观此回可知。】[木评:至此一段转写凤姐和王夫人之日常生活,迎来送往,人情往来,顺便提提甄家、临安伯两家。临安伯当指杭州织造孙文成。多有学者认为杭州织造孙文成家族为此书的四大家族之一,且是王熙凤的娘家,但此处提及临安伯老太太生日送礼,亦不过是寻常之事。王夫人道:“你瞧谁闲着,不管打发两个女人去就完了,又来当什么正经事问我。”由此可知,孙

家与此书无甚紧要关系。]

凤姐又笑道:“今儿珍大嫂子来,请我明儿过去逛逛,明儿倒没有什么事。”王夫人道:“有事没事都害不着什么。每常他来请,有我们,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请我们,单请你,可知是他诚心叫你散淡散淡,别辜负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该过去才是。”凤姐答应了。当下李纨、迎、探等姐妹们亦来定省毕,各自归房无话。[木评:此一回写至此处,乃为转折之点,即由三五聚散法的众生相,转入以秦可卿、秦钟为中心的宁府风月故事。这不仅仅是此一回的转折点,亦为前十回的转折点。由此出发,与曹頔、曹霑原作的风月宝鉴故事汇合,完成了对此前两位男性作者文稿的修改整合编纂重写工作。]

次日凤姐儿梳洗了,先回王夫人处,方来辞贾母。宝玉听了,也要跟了逛去。凤姐只得答应着,立等他换了衣服,姐儿两个坐了车,一时进入宁府。早有贾珍之妻尤氏与贾蓉之妻秦氏婆媳两个,引了多少姬妾丫鬟媳妇等接出仪门。那尤氏一见了凤姐,必先笑嘲一阵,一手携了宝玉入上房来归坐。[木评:“凤姐只得答应着,立等他换了衣服,姐儿两个坐了车,一时进入宁府”,正说明两府之间紧紧毗邻的关系,其原址即为当下之南京总统府和江宁织造署。此处所说的“仪门”,大体即为后来的总统府门楼原址。此时出现的宝玉,并非刚刚与黛玉九连环的宝玉,而是那位梦游太虚幻境的宝玉,是此书的原作者曹頔为其原型的宝玉;凤姐原型为两江总督儿子宁保之妾,为了后文情节需要,写她被请入宁府主持丧事等,因此,被安排为荣府之人。看宁府之人与她的关系何等亲密,就透露出来这一内幕:“那尤氏一见了凤姐,必先笑嘲一阵”云云。]

秦氏献茶毕,凤姐因说:“你们请我来作什么?有什么东西孝敬,就快献上来,我还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话,地下几个姬妾先就笑

说:“二奶奶今儿不来就罢,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说着,只见贾蓉进来请安。宝玉因问:“大哥哥今日不在家?”尤氏道:“出城请老爷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闷的,也坐在这里作什么?何不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巧,上回宝叔立刻要见我兄弟,他今儿也在这里,【甲戌眉批:欲出鲸卿,却先小妯娌闲闲一聚,随笔带出,不见一丝作造。】想在书房里,宝叔何不去瞧一瞧?”

[木评:秦钟其父,原型为两江总督赫寿,1711年为漕运总督。赫寿二子,宁保、英保,秦钟为其子英保原型,秦钟原型为曹頔少年时代的同窗密友。郝钟,《世说新语》“钟郝为娣姒”,后世因以郝钟并称,用为妇德贤淑之典。赫字与郝字形相似。此一段故事所写为1710年事情,彼时,秦钟家住在扬州,自然不能常常相见,当下,应该是赫寿刚刚升迁为两江总督,喜迁新居与曹府为邻。]

宝玉听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凤姐都忙说:“好生着,忙什么?”一面便吩咐人,“好生小心跟着,别委屈着他,倒比不得跟了老太太来就罢了。”【甲戌双行夹批:“委屈”二字极不通,却是至情,写愚妇至矣!】凤姐儿道:“既这么着,何不请进这秦小爷来,我也瞧一瞧。难道我就见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罢,罢!可以不必见他,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们,胡打海摔的惯了。”【甲戌双行夹批:卿家“胡打海摔”,不知谁家方珍怜珠惜?此极相矛盾却极入情,盖大家妇人口吻如此。】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惯了的,乍见了你这破落户,还被人笑话死了呢。”[木评:“极相矛盾却极入情”,由此推动情节发展,此为脂砚斋一贯写法。]

凤姐笑【甲戌侧批:自负得起。】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话就罢,竟叫这小孩子笑话我不成?”贾蓉笑道:“不是这话,他生的腴腆,没见过大阵仗儿,婶子见了,没的生气。”凤姐啐道:“他

是哪吒,我也要见一见!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带去看,给你一顿好嘴巴子。”贾蓉笑嘻嘻的说:“我不敢扭着,就带他来。”【甲戌眉批:此等处写阿凤之放纵,是为后回伏线。】[木评:即便是每一个细节,作者都要生出曲折波澜、对立相生,方显出摇曳生姿的生活实景;另,凤姐和秦钟,就原型的人物关系而言,两者原本是嫂子小叔子的关系。]

说着,果然出去带进一个小后生来,较宝玉略瘦些,清眉秀目,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羞羞怯怯,有女儿之态,腼腆含糊,慢向凤姐作揖问好。凤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甲戌侧批:不知从何处想来。】便探身一把携了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慢的问他年纪读书等事,【甲戌侧批:分明写宝玉,却先偏写阿凤。】方知他学名唤秦钟。【甲戌双行夹批:设云“情钟”。古诗云:“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

[木评:秦钟,谐音情种。引述古诗云:“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并评论说“二语便是此书大纲目、大比托、大讽刺处”,此两句诗本为六朝人评论曹植甄后恋情之诗句,正指的是脂砚斋、曹霁之与曹植、甄后相似的恋情关系。]

早有凤姐的丫鬟媳妇们见凤姐初会秦钟,并未备得表礼来,遂忙过那边去告诉平儿。平儿知道凤姐与秦氏厚密,虽是小后生家,亦不可太俭,遂自作主意,拿了一匹尺头,两个“状元及第”的小金靛子,交付与来人送过去。[木评:平儿原型为宁保的妾福云,其名字见于乾隆元年五月《内务府奏犯罪入辛者库摺》两江总督赫寿抄没的家族人名单中:“原任总督何受(赫寿),……何受病故,家产抄没入官。将伊妻秦氏、五云、康姐、良姐;子宁保夫妇、妾福云、凤姐、苏姐……于雍正五年七月内咨送臣衙门入辛者库。”平儿的名字“平”,是原型人物福云“平步青云”而来,盖因平儿原本为妾,凤姐原本为妻,后来,

凤姐被休而为妾,平儿反而在凤姐之前而为实际的妻。]

凤姐犹笑说太简薄等语。秦氏等谢毕。一时吃过饭,尤氏、凤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话下。【甲戌双行夹批:一人不落,又带出强将手下无弱兵。】[木评:秦钟,从其母秦氏(赫寿妻子为秦氏,抄家奏摺的人名单中赫然陈列)而来,钟,则用典为郝、钟并称。(见李熙《贺赫督院母太夫人》。)]

宝玉、秦钟二人随便起坐说话。【甲戌侧批:淡淡写来。】那宝玉只一见秦钟的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甲戌双行夹批:这一句不是宝玉本意中语,却是古今历来膏粱纨绔之意。】[木评:脂砚斋写作红楼梦有两种语言,需要分辨清楚,一种是根据原型人物、原型场景而来的真实话语,另一种是根据情节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想象话语。此一段文字,便是两种语言的混合体:前一半叹息秦钟之人品,乃为代原作者畸笏叟立言,基本在真实原型范畴中,后一半关涉富贵比较的话语,却是根据情节需要的想象话语。盖因秦钟原型乃为两江总督之子,两个家族之间并无富贵贫贱之分。]

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甲戌双行夹批:一段痴情,翻“贤贤易色”一句筋斗,使此后朋友中无复再敢假谈道义,虚论情常。】[木评:宝玉随凤姐到宁府来会秦钟这一情节,可以视为标志,即此书的新作者脂砚斋开始采用曹頫旧稿内容加以修改整理,整合进入到新的书稿中。两者之间文风不同,曹頫多写男性之间同性恋情,或是男性之间的交往,脂砚斋多写恋情,即所谓“大旨谈

情”；曹頌多直陈叙述，较为空泛，脂砚斋则文字充满灵性，鲜活生动。]

秦钟自见了宝玉形容出众，举止不浮，【甲戌双行夹批：“不浮”二字妙，秦卿目中所取正在此。】更兼金冠绣服，骄婢侈童，【甲戌双行夹批：这二句是贬，不是奖。此八字遮饰过多少魑魅魍魉秦卿目中所鄙者。】秦钟心中亦自思道：“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溺爱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与他耳鬓交接，可知‘贫富’二字限人，亦世间之大不快事。”【甲戌双行夹批：“贫富”二字中，失却多少英雄朋友！】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甲戌双行夹批：作者又欲瞒过众人。】

【木评：宝玉和秦钟之交游，原本是江宁织造与两江总督家族子弟之间的交往，由于情节的需要，同时也出于遮蔽原型的需要——两江总督赫寿与曹家江宁织造连同李煦为苏州织造，三大家族均为雍正时期的罪犯，皆被抄家，自然不能如实写来，对此作者明明知道，故云：“作者又欲瞒过众人。”】

忽又【甲戌双行夹批：二字写小儿得神。】有宝玉问他读什么书。【甲戌双行夹批：宝玉问读书，亦想不到之大奇事。】秦钟见问，便因实而答。【甲戌双行夹批：四字普天下朋友来看。】二人你言我语，十来句后，越觉亲密起来。一时摆上茶果，宝玉便说：“我两个又不吃酒，把果子摆在里间小炕上，我们那里坐去，省得闹你们。”【甲戌双行夹批：眼见得二人一身一体矣。】于是二人进里间来吃茶。秦氏一面张罗与凤姐摆酒果，一面忙进来嘱宝玉道：“宝叔，你侄儿小，倘或言语不防头，你千万看着我，不要理他。他虽腼腆，却性子左强，不大随和些是有的。”【甲戌侧批：实写秦钟，又映宝玉。】

【木评：《李煦年谱》记载，庄亲王允禄审问英保，英保回复说：“我的父亲在总督任上时，我才十二三岁，稍长，我的父亲就去世了。”（《李煦年谱》538页。）英保父亲赫寿于康熙四十九年

12月即1710年岁末任漕运总督，于康熙五十一年10月，即1712年10月迁两江总督。1718年去世。此外则正为1711-1712年之间的事情，秦钟与曹頌同岁，此处之宝玉，仍为石头原作之宝玉。故事也主要围绕1711年春天发生的事来写。】

宝玉笑道：“你去罢，我知道了。”秦氏又嘱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凤姐。一时凤姐尤氏又打发人来问宝玉：“要吃什么，外面有，只管要去。”宝玉只答应着，也无心在饮食，只问秦钟近日家务等事。【甲戌双行夹批：宝玉问读书已奇，今又问家务，岂不更奇？】秦钟因说：“业师于去年病故，家父又年纪老迈，残疾在身，公务繁冗，因此尚未议及再延师一事，目下不过在家温习旧课而已。再读书一事，必须有一二知己为伴，时常大家讨论，才能进益。”

【木评：有情人之间，不在乎说什么，若是有情，原本不喜爱之饮食、家务、举业功课等等，无不是传递情感之媒介。所谓无话也要找话，正为情感心理学之表现。】

宝玉不待说完，便答道：“正是呢，我们却有个家塾，有不能延师的，便可入塾读书，子弟们中亦有亲戚在内，可以附读。我因上年业师回家去了，也现荒废着。家父之意，亦欲暂送我去温习着旧书，待明年业师上来，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说：一则家学里之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气，反不好，二则也因我病了几天，遂暂且耽搁着。如此说来，尊翁如今也为此事悬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往我们敝塾中来，我亦相伴，彼此有益，岂不是好事？”

【木评：曹頌文字虽然枯燥乏味，但描绘少年之间同性恋情，特别是两者之间的心理描写，则脂砚斋难以窥测，亦难以置喙，是故，此一回之后半回开始，为脂砚斋采用旧稿文字而整合修改。两者之间文字之不同，大抵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之不同。虽然如此，前八十回中亦有旧

稿残留，后四十回亦有新稿参入。]

秦钟笑道：【甲戌眉批：真是可儿之弟。】“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师一事，也曾提起这里的义学倒好，原要来和这里的亲翁商议引荐。因这里事忙，不便为这点小事来聒絮的。宝叔果然度小侄或可磨墨涤砚，何不速速作成，【甲戌眉批：真是可卿之弟。】又彼此不致荒废，又可以常相谈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乐，岂不是美事？”

宝玉道：“放心，放心。咱们回来告诉你姐夫、姐姐和琏二嫂子。你今日回家就禀明令尊，我回去再禀明家祖母，再无不速成之理的。”二人计议一定。那天气已是掌灯时候，出来又看他们顽了一回牌。算帐时，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输了戏酒的东道，【甲戌侧批：自然是二人输。】言定后日吃这东道，一面又说了回话。吃毕晚饭，因天黑了，尤氏说：“先派两个小子送了这秦相公去。”媳妇们传出去半日，秦钟告辞起身。尤氏问：“派了谁送去？”媳妇们回说：“外头派了焦大，谁知焦大醉了，又骂呢。”【甲戌双行夹批：可见骂非一次矣。】

【木评：康熙皇帝调查曹寅家族继承人时，李煦奏摺中有：“查曹颀之母不在此地，当经询问曹颀之家人老汉”，“据禀称，我主人所养曹荃的诸子都好，其中曹俯为人忠厚老实，孝顺我的女主人，我女主人也疼爱他。”（《李煦年谱》446页。）曹寅府中吴老汉即为焦大原型。】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么！放着这些小子们，那一个派不得？偏要惹他去。”【甲戌侧批：便奇。】

凤姐道：“我成日家说你太软弱了，纵的家里人这样还了得呢。”尤氏叹道：“你难道不知这焦大的？连老爷都不理他的，你珍哥哥也不理他。只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不过仗着这些

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如今谁肯难为他去。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顾体面，一味的嘛[木评：嘛，方言，如皋学者认为是如皋方言，脂砚斋母亲家族或为如皋人，即书中甄士隐到岳父家避难时所写的“大如州人”]吃酒，吃醉了，无人不骂。我常说给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全当一个死的就完了。今儿又派了他。”

凤姐道：“我何曾不知这焦大。倒是你们没主意，有这样的，何不打发他远远的庄子上去就完了。”【甲戌眉批：这是为后协理宁国伏线。】说着，因问：“我们的车可齐备了？”地下众人都应：“伺候齐了。”【木评：用焦大来骂，而非一味的风花雪夜、天清气朗，从而形成一个自足的宇宙、一个丰满的社会、一个充满对立的世界，这也是红楼梦的成功所在秘诀之一。】

凤姐亦起身告辞，和宝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厅，只见灯烛辉煌，众小厮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贾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样他，更可以恣意的洒落洒落。因趁着酒兴，先骂大总管赖二，【甲戌双行夹批：记清，荣府中则是赖大，又故意综错的妙。】

【木评：此前的贾府主管似乎是周瑞家的，至少给人的印象如此，这里，正式说明荣府的大总管是赖大，宁府则是赖二。雍正二年之际的内务府总管为来保。（见《内务府总管来保奏三织造售参价银比历年均少奏摺》，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1页。）此处开始的荣宁二府总管皆为赖姓，或与内务府总管来保之谐音有关。】

说他不公道，欺软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别人，像这样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没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爷跷起一支脚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把子的杂种忘八羔子们！”

正骂的兴头上,贾蓉送凤姐的车出去,众人喝他不听,贾蓉忍不得,便骂了他两句,使人捆起来,“等明日酒醒了,问他还寻死不寻死了!”那焦大那里把贾蓉放在眼里,反大叫起来,赶着贾蓉叫:“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作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甲戌侧批:忽接此焦大一段,真可惊心骇目,一字化一泪,一泪化一血珠。】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甲戌双行夹批:是醉人口中文法。一段借醉奴口角闲闲补出宁荣往事近故,特为天下世家一笑。】凤姐在车上说与贾蓉道:“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倘或亲友知道了,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贾蓉答应“是”。【木评:焦大的语言,基本上是山东以及东北方言,盖因东北人多为山东人闯关东。如王八羔子、挺腰子等,与书中女性多用江南方言不同。】

众小厮见他太撒野不堪了,只得上来几个,揪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焦大亦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木评:先从焦大口中骂出来,为后贾珍与秦氏私通,贾瑞风月宝鉴等文酝酿造势。】

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甲戌眉批:“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以二句批是段,聊慰石兄。【木评:此处眉批,当为脂砚斋所写,所谓“聊慰石兄”,指的是此处借助焦大之口,痛快淋漓骂一次,也是为石头畸笏叟出一口恶气。】】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唬的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

嘴。【木评:雍正五年,《内务府奏审拟桑额等设计逮捕曹俯家人吴老汉》奏摺:桑额奏称:因欠了曹俯的家人吴老汉卖人参的银两,吴老汉催债,常在我家里坐着,不留情面地辱骂吵闹,我被迫与索住商议,央烦差役蔡二格,设计逮捕吴老汉。(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9页。)此处之吴老汉,即为前处所说的家人老汉。】

凤姐和贾蓉等也遥遥的闻得,便都装作听不见。宝玉【木评:斯时之宝玉,却是畸笏叟而非曹雪芹】在车上见这般醉闹,倒也有趣,因问凤姐儿道:“姐姐,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什么是‘爬灰’?”【蒙侧批:暗伏后来史湘云之问。】【木评:据闻爬灰出自一个民间典故,大意是家公与儿媳有染,在厨房被人撞破,家公推说柴灶灰太多,他只是在为灶爬灰去倒了;另,史湘云其人,甚为神秘,云龙见首不见尾,原本在石头旧作之中乃为女主角,到脂砚斋改写重评之后,乃为隐身之人。即便是此处提及的史湘云之问,亦不知其在何处。】

凤姐听了,连忙立眉瞋目断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混噤。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细捶你不捶你!”唬的宝玉忙央告道:“好姐姐,我再不敢说这话了。”凤姐亦忙回色哄道:“好兄弟,这才是,等回去咱们回了老太太,打发人往家学里说明白了,请了秦钟家学里去念书去要紧。”说着,自回荣府而来。要之端的,且听下回分解。正是: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甲戌侧批:原来不读书即蠢物矣。】

【木评:总括全回:本回处于脂砚斋接手新作之后的枢纽地位,连接以自己的家庭身世为原型的前六回,向原稿的风月宝鉴故事转型。前半部分类似电影艺术的摇镜头,看似散乱无章,实则是以周瑞家的送宫花为线索,依次展

示宝钗、香菱、惜春、凤姐、平儿、黛玉、宝玉等人的众生相,并展示每一个人物的独特性格;后半部分则安排秦钟出场,并通过焦大之口,透露宁府的淫乱场景,为随后即将出场的风月宝鉴故事皴染铺垫;新增甲戌本此一回与庚辰本相异之处甚多,比较而言,甲戌本原文明显粗糙一些,庚辰本为修订本。甲戌本五、六、七

回均应为后增之文字,直接落笔于甲戌本,随后修订于庚辰本。]

注释:

①参见吴世昌著《红楼梦探源》,北京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2 页。

[责任编辑 杨 捷]

Zhi Yanzhai's Description on the Characters with the Method of Meeting and Separating Former Baoyu Meeting with Qin Zhong when He was Young ——A Series of Comments on the Seventh Chapter of Jiaxu Version VIII

MU Zhai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chapter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novel after Zhi Yanzhai took the place of writing this novel. In the first six chapters, Zhi Yanzhai took his own life experience as a prototype, and transformed to the romantic story. It seems in a mes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ovel, in fact, through taking Zhou Rui's wife sending palace flowers as a thread, it demonstrates the expressions and behaviour of many people such as Baichai, Xiangling, Xichun, Wang Xifeng, Pinger, Daiyu, Baoyu and so on. In the latter part, with the appearance of Qin Zhong, the promiscuous things were leaked by Jiao Da's speak, foreshadowing the late romantic story.

Key words: new author; preview;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former Baoyu